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班固 前漢書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

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

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

事不合天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

子之意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

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

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甘露降風雨時



前漢書五十八 公孫弘

嘉禾興朱申生師古曰中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

音胡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色外謂之郊河洛

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

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

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朕甚

嘉之令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

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

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

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重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

繫也音之欲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

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

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也之遇謂與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董刑未足以

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

音扶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

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

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遂音七句反其字

之從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

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此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于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音去除也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德也故心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

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夫故父不喪子兒不哭第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奉幣讀曰悅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權擅專也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

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  
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  
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時對者百餘人  
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  
甚羸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班門外更名魯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驅之位而無先驅  
班門為金馬門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  
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口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

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  
可得而化北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曰治天下其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  
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北材於周公雖然  
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  
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馴也音處至可牽持駕服唯人  
之從師古曰從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操音人  
九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不石  
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故反昔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

前漢書二十八 卷八 系公 四 余林

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享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上說之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抽其後上常詔讀師古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悅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殺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

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按謂此善則非也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

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

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

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願罷之於是上

迺使未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師古曰願罷之於是上

其利害十條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

南矣師古曰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

甚多師古曰用反其下亦同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

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

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若師古曰釣取也言且

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

曰擬也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近也類寐反今臣

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

如黷言且無黷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

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

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

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

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襲其以高成之平津

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

相封印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舉賢良師古曰舉弘自

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與參謀議

弘知食一肉師古曰精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

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

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

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使人由臣子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之道師古曰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古師

曰懼恐病死無以塞責師古曰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古師

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

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

師古曰疑則問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知恥近乎勇

師古曰不求苟知此三者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

知所以治人以師古曰禮中師古曰禮中師古曰禮中師古曰禮中

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玉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

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

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古師

曰過猶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古師

也誤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

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

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為治者君宜

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

躬師古曰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

恙憂也禮記曰疾上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

之不德也師古曰令事少閒師古曰君其存精

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

師古曰君其存精

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

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

也屈音立勿反又鉅自蔡至慶丞相館如虛而已師古曰

日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

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其餘盡伏誅云

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

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

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

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

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品而率下篤俗者

也師古曰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

也篤厚也遠也說服謂與心志相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

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適音胡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

脫音調引身出也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

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

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

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

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



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

式何故見免使者曰荀子何欲此師古曰言子有欲式曰天

子誅凶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凶

如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

之師古曰亦法也不可為化而能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粟倉

府空師古曰府倉粟所積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反

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

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

萬錢也一說在餘役之外得復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官豪

除四百人皆爭匿財師古曰欲助費上於是式終長若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田十頃布告天下尊

顯以風百姓師古曰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山躄而牧羊師古曰

也南方謂之躄字本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多也言羊上

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

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母令貶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

拜式侯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而後使願其

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昌嘉

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

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強而不見侵

願與子男自謂其子也及歸歸晉博昌晉船者請行死

之以盡臣節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

怨以直報怨以直德報德故詔引之直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

縣諸侯未有奮諒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也臣噴曰言未勞

奮屬於正直道也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奮憤激也諒諒

與由同由正直道也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奮憤激也諒諒

而從於報也齊相雅行躬耕野不名利晉灼曰雅正也

行雅正又躬耕也言其隨牧然審輒公昆第更造師古曰言

則與昆第而更自營不為利感師古曰言日者北邊有興

師古曰日者性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古師

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古師

謂義於內矣師古曰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

說式讀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

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十乘治尚書事歐陽生以

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

日都兀諸第子身炊也養音也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

用故供諸第子身炊也養音也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

前漢書卷之八

錙休息朝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

學卒史漢注卒史扶六百石師古曰璆說足也寬為人温

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屬也音之欲反然儒

於武師古曰儒柔也音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知

於序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善師古曰史謂而寬以儒生在其

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

立為除為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尺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

北地師古曰北地者若今諸司公麻牛牛在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會

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師古曰揚史莫知所為為

言其意揚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

大驚乃自覽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

異日湯見上問以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

上曰吾固聞之矣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以寬為奏謝

掾以古法義決疑獄其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

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從問尚書一篇

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

卑體下立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擇用仁厚立推情與

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師古曰六

師師古曰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

更開六道師古曰益統鄭國旁高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

此渠尚存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定水令以

廣漑田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益內火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車小家橋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猶令言續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待封禪之事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

山上奇其書以問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曰統察輯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也其字從木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曰常為輯不通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非常禮故經無其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開散合開也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非羣臣之所能列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福兼總條貫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如金也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之聲也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術以文為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實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

屬也師古曰屬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陛下發

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宗祀泰山

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神樂四合各有方象神樂各有所司

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

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邕永享李奇曰太平之世日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薛林

子刑且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以

則長為天所享也閭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見象曰

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如曰臣寬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

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

大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

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

陽聞是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

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

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及居位九歲以官

卒

前漢書卷之八 見寬 十三 余亦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

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

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

漸于陸以其羽可以為儀鴻大而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

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

之時燕爵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所輕也位乎師古曰艾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

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

弗及師古曰謂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

在何相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技於芻牧弘羊擢於賈

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朋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童直則汲

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

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滑稽也稽礙也言其

亂不可考校也滑稽音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

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師古曰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扶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

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

壽

壽

年治民則黃霸主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班固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

也幼少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博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

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

日具為治獄之文處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如淳曰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鄉

時師古曰嘗擊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

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窳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

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為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謂茂陵尉此官也調音徒鈞反

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斤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項深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地為阡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有猶以方計之非謂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吏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堂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狗刻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事禹師古曰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往人習制御宅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和服虔曰乾沒射成賤待之得利為乾失利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為沒師古曰乾音干

心內雖不全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

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乃讀曰附

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起平亭疑法奏讞疑奇

也師古曰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

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謂明書之也挈也師古曰挈

書於讞法擊令以為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下有天子奏事

即遣湯推讞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鄉上意所便師古

而謂知天子責湯之指必引正監揚史賢者圖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罪

常釋臣瓚曰謂問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延監

前漢書卷之六 長易



據吏某所為師古曰間謂其欲為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非當朝奏者其欲為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  
 和監吏輕和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  
 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湯  
 言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  
 言廉弱湯欲佐助舉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  
 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者也於湯至於  
 得湯此言性性釋其人舉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湯至於  
 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眾  
 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過之令得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謂問也造音十一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

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  
 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  
 心之臣乃交私語佞如此索和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  
 湯所奏而其治獄所下掛如臣印以為功多此類師古曰  
 專任師古曰職遷御史大夫會澤郡等降漢大興兵伐匈  
 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官空虛  
 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鹽鐵  
 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緒令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師古曰  
 輔法師古曰法言不公平也湯奏朝奏事語國家用師古曰

日新也論事既多天子忘食丞相取危位其師古曰但充  
至於日也音辭天子忘食丞相取危位其師古曰但充  
其利盡吏並侵漁師古曰於是痛繩舉自公卿以下至  
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到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  
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博士狄山曰和親使上問其便  
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  
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  
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謂訪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也吳  
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不戰征伐之事師古曰天下富實令

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  
知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山曰  
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師古曰郭謂塞上  
城因置吏士而為郭蔽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  
以扞寇也郭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  
而辭窮當曰能廼遣山乘郭師古曰乘登至月餘匈奴斬  
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讙師古曰震動也讙失湯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始湯為小吏與錢通

前漢書卷之九 長湯 四 何

師古曰為小吏之時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

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

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典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

湯作道地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為

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

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

之詩曰飢饉薦臻字亦如此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

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事下湯湯治論殺

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徙湯

師古曰徙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

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出未趙王趙王怨之并

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

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第繫道行官蘇林口漢儀注

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漢律也以上主擇子故曰選官

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官補以權寄在此習繫之非木

謁所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果欲陰為之而陽不肯師古

也謁所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果欲陰為之而陽不肯

也謁所謁所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果欲陰為之而陽不肯

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也漢承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人朝至前師古曰至湯念獨

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

謂不示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

以其罪罪之也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

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

時長短其語隱諷用和激也張晏曰蘇秦張儀劉器人

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已而失官守長知

誦體於湯拜伏也謂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

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劾若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君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

田信等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除曰湯且

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服虔曰居及謂諸也

它姦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

益居其物師古曰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湯不謝

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

古曰讓君何不知分也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

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君何不知分也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

人矣音師古曰幾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

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何多以對為師古曰湯迺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

以塞責師古曰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

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昆音被加也

第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昆音皮義及

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

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

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

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

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

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

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

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

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其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

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

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

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

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

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

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宗天下顯明功臣

以填藩國師古曰填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

擢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車騎將軍安世

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

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

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

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

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

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

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

可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

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

門屯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

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

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其

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當相坐安世瘦懼

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

意安世竊恐師古曰竊益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

間師古曰著明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

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莫讀曰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愧

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

更不與相見也師古曰絕之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自言安世

應曰居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

不許已而即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莫府長史遷辭去之

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

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

曰較師古曰遠離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

如此師古曰音于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

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師古曰反如何以小過

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

署適奴師古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

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

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

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

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火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

師古曰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徵證也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

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

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言養以

為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

安世深辭辭封又求慎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

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

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以自處置其里師古

安世居冢西歸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

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脩

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

謚曰陽都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

辭不受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讀曰都內王

辭不受

辭不受

辭不受



安世以還官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師古

官不薄也厚色也婦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軍老

子其尊憚大將軍然以親安世心密於老馬元康四年春

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

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

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

當平侯印師古曰感恨又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

猶嫌也君意嫌朕遺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

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二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占之戰車續漢書云彤朱輪

也蓄音則事以仲音服言曰敬侯賜瑩杜東師古曰

作穿復士起家祠堂于延壽前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

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及堪先人六國數上

書讓減戶邑又因第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

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

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

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後湯立功西域

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

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致也旦死分施宗

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

曰成帝師古曰言將死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

帝味也元師古曰言將死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

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

為放供張師古曰音居用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為

天子取婦皇后姊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服度曰私官兩

宮使者冠蓋不絕嘗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

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助上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陽五作師古曰作與作同關維走馬長

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

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時數有災異議者歸

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進奉放驕蹇

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

賊師古曰謂詔捕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

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

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徵莽師古曰樂府音監景武強而使大奴駮等四

十餘人君黨益兵等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

第所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

師古曰奔走自斃鉗衣緒

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

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

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

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皆師古曰不忠皆罪名雖顯前

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非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

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先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

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上不得已師古曰此也左遷放為

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蝕也故久不還放璽

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瘵

出放為河東都尉師古曰雖愛放然上進太后用大臣故常

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

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

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牛世長子千秋與霍光

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

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

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

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

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存金氏張氏親近寵  
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  
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  
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軌  
隨陵服虔曰隨所事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

焉知馮門曰班固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為書待詔

商陽陵人治易事五帝充宗能為文待詔通強漢興以來侯

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

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

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卷

杜周傳第三十

班固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

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

比說皆非也謂因虛入為冠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

而失人畜甲兵倉粟者也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

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而內深次骨李奇

師古曰更互也中音竹仲反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

用法深而善候司師古曰觀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歸也放依也而善候司師古曰觀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音甫狂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孟康曰擠音齊

上所欲釋父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曰見

顯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

也律也師古曰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

也然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

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

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

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

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太府丞樞

御史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

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因責如章

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

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師古曰餘歲而相告

師古曰更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言工衡反

大氏盡紙以不道以上師古曰廷尉及

中都官師古曰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師古曰及追考問者師古曰

人為師古曰所增加師古曰有餘萬師古曰以文致之師古曰更增加師古曰此外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師古曰及

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

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

年三公于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得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

二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

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

假稱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桀大幸延年

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

首先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

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于遷亡過父

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

繫獄延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皆以

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滅之非也反者延區為隨都

也孟康曰言桑遷但即以赦令除其罪後侍御史治實師

曰重藏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異侯史吳故二百石吏皆匿遷師古曰皆匿者言身為謀

不與賤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師古曰縱故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

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議者知大將軍拊皆執

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擅召中二

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侯欲盡內則為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

內朝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延年乃

奏記光爭以為更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

法深師古曰詆誣也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

其素行也師古曰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

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

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頌言

獄深更為峻詆謂請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

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譴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

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光以廷尉

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

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 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

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

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

說民急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悅光納其言舉賢

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

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可官試者

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

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

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

非令決昭帝末復朕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



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  
 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  
 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  
 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  
 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  
 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  
 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  
 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  
 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  
 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皆封侯益世延年為人  
 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世延年為人

安和備於諸事

師古曰言皆明習也

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皆數千萬霍光薨

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更考案但得苑馬

多死官奴婢之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肥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

延年坐免

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

外為邊吏治郡不進

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

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

曰讓也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官所不敢當舊位坐

即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

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即古曰安車坐

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者軍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通緩少為郎本

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增

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

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獄常去酒省食日獄

案已具當論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第

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立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

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

俗乃以兩目無見者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也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

相別謂師古曰衣冠欽惡以疾見師古曰詆毀迺為小冠

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

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師古曰財與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

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疾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

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

前漢書三十一 延年 一五

曰開讀欽為人深博有謀首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

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宜娶九

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

九女夏股之制也欽故舉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

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至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

謂之媵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

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

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

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五

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和衰

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

態則正后自疑而反庶有閒適之心師古曰閒代也音居

亦是以晉獻被納諛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今

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未親后

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如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如之質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

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

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小卞之作可為寒

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

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

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詩云殷監不

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刺戒

者至迫近而省聰者常怠忽師古曰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

屬之符驗章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昔饗國長久

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及既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唯

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知好色

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

也師古曰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

淑善也幾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夫君親壽尊

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

理師古曰今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

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

音干忽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

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

定師古曰蚤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

雎之思師古曰信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

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  
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李奇曰遴難也師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  
忽不可以遴古曰遴與宏同

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  
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  
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

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

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災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  
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或在劉向傳或災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

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  
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失音來曷又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  
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申謂東南西也始為後宮師古曰何以言始近也

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  
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

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  
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師古曰解要在五行志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

與師古曰解要在五行志

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焚

惑為之退舍張晏曰朱景公焚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昔不聽大惑其滅焚

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

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

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尊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

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熱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

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

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價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

曰殫價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

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也巖穴

朝廷失之也論語補周公謂魯公不使雖無變異社稷之

大也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憂也天下至六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

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階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

命臣欽愚讜言不足乘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

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之

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

貴貞師古曰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責也王者

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麋鹿不得其所王者法

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

不忠位官不敬師古曰敬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戰孔子之言也

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補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

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

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去師古

為主謂社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諭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

之所樂則可知其善也無所匿其精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

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教且抑文尚質廢奢長仁求實

去偽師古曰長謂崇孔子與繁之奪米師古曰論語載

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也當世治之所務

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旨師古曰拂謂不背也不言則漸

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達忠而耦意師古

日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

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

之心嬰穴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唯陸

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繼此則衆庶咸說

師古曰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讀曰悅

師古曰如此則細欽以前事病賜常罷後為議郎復以病  
免徵諸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諫厥常與欽慮之慮計也數

稱達必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古曰王駿王陽子也

之子也王延世卧成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

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垣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

鳳專政秦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

親而成丁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

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曰穰侯曰穰侯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

莫懼伏之變師古曰言穰侯幼小旦夕心不介然有間然

范推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開一朝之說而

穰侯就封文謂曰范雖為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

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今符

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指穰侯

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頃

之復日蝕京兆王音師古曰音主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

過宜厥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

鳳鳳甚憂懼鈞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抑甚氣太后涕

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時復起鳳就

位鳳心慈釋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谷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



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

節者耳問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共非主上所以

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

封于齊也而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命性治齊城郭

引以為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飲

將軍之於主上如心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

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

引師古曰按書稱公母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

去而今我困益成帝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

以固至忠賦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

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劾其過

復詔賦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

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

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

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復寬明之

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欽愚以為宜因章

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不流矣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古  
 加將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  
 十人欽兄綏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  
 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  
 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  
 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  
 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關古曰垂白者  
 無狀猶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換林  
 言不自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換林  
 也語在與許后書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德  
 請不赦報請為不受立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

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甲相稱師古曰與長陷大惡獨  
 得不坐苟欲郭寒前過不為陛下廣待平例師古曰俱與  
 是獨不生也又無恐懼之心凡以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  
 僻報惟此志也師古曰惟音居惟衆眼也此即皆字謂目匡  
 貌也兩義也通也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  
 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也師古曰歸音歸深一第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貸  
 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  
 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  
 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古

曰御史大夫宏奏隆前奉使欺謾謂古曰謾詐也音不宜

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

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

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

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謂古曰詆

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

甚案師丹行能無累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謂古曰憊皆

但方附從方進常獲謂古曰獲必丹前親薦邑下丞相史能使巫

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謂古曰獲幸賴陛下至明遣使

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

誣附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於道也謂古曰誣

二者皆在大辟重刑未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不排擯英俊謂古曰擯託公報私橫

厲無所忌謂古曰忌欲以惠轅天下謂古曰轅臣皆結古杜口

用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謂古曰靡自尚善近臣皆結古杜口

謂古曰杜骨肉親屬莫不股栗謂古曰股威權泰盛而

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謂古曰卒不

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

體之臣謂古曰體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

亦體字

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此音曰廉讚想故許后被加以非罪音師古曰被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元也姊淳于皆老被放棄新集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長也宣有不養母之心安昌侯典典系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乞不可不慎陛下知即位謙讓未望師古也孤獨特立莫可憐師古曰臣易山必皆探湯師古曰也燕且蚤以義節恩安知心師古曰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以填天下師古曰填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師古曰尚存不若幾為師古曰哀臣笑師古曰幾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尊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台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賜略師古曰謂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

前漢書卷三

本紀

十五

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  
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

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

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衡也師古曰提衡也臣讀曰衡至于建

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獨絕也迹其福祚

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儒林貢薛韋張陳之輩自謂

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及欽淨沈當世好謀

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

徵師古曰關雎國風之篇言夫婦之際非夫淨華博習之

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服虔曰抵音誌阨音幾

法師古曰抵擊也阨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

一說阨讀與戲同音訃反戲亦物也言擊其厄勝之

鬼谷有稱朱博毀師丹愛博之謀可不畏哉

杜周傳卷第三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班固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

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以其頭為飲

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

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榼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裹器所以漉便

者也榼音聲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師古曰無漢方欲人接助也

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迺募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

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俱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

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

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

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

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

居師古曰抵至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文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

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

說并也 要衣裝也 領衣領也 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

通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復為匈奴所

得節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擢力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

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也之形語皆在西域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臣贊曰印山名主此竹高節可作杖服度曰布

細布也師古曰畢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台而體雖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

國人口吾費入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大篤則浮屠胡是也師

占曰即敬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

佛道者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

民乘象以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以騫慶之師古曰度

也計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

十里其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

悉之少地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部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

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

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

閉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閉使者求閉際而行出驢出柞出犍師古曰

日昔夷種名驢音尤柞音材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

氏師古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嵩昆明師古曰嵩

夷種名也嵩音光反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漠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度曰滇音

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通之專以為事也迺封騫為博望侯

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師古曰事謂經略迺封騫為博望侯

能廣博瞻望師古曰取其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

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

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戾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候

囚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兒靡本與

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大月氏

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

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服皮曰傳父如傳母也李奇曰布就

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

謂與會同焉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又烏銜肉翔其

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

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

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

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當

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

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

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

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

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則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

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

道可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指曉告之

和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

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

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米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寒邊

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願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

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

域傳謂諸後使孔道也社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李奇曰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李奇曰

書發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

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

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枝身毒

國李奇曰軒音剗服虔曰鋒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

掖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鋒軒即大秦國也張

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

望侯時師古曰標持也所齎持謂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是時漢既滅

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

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也廼遣使歲十餘輩

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為所殺奪

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語在西南夷傳自塞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古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古言

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子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

為限禁遠近師古曰子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

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天子為其音之輒覆按

致重罪師古曰言其申言不以以激怒令贖師古曰立

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

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有欲賤市以私其

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皮服

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皮服

日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

以苦漢使其師古曰苦也漢使之絕責然至相攻擊樓蘭姑師

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亦甚而匈奴奇

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將

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

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知及犂靬眩人獻於漢應劭

曰知大如一二石鑿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諸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口尚書陳忠案漢書乃知世宗時犂靬眩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古曰烏知如

水之鬻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生火植瓜種討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雜音

免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臣瓚曰漢使采取特米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

時土方數巡狩海上廼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

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

觀大角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

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上喚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顯示及加其眩

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

來更去師古曰遞五來去前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

後不絕更音工衡反

長史

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

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

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

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特謂隨使而出外國

者為少從摠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

與弟仲升書進孰者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

但空進成孰之言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

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羨使壯士車

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

交服度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少磧之中不生草木

貝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

也上一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

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者

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

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如淳曰馬言也師古曰推破

本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

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

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

虜其玉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迺

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焉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

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

一

太初元年以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

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

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皆飢罷讀曰疲攻郁成

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

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

什一二師古曰十人得遺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

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然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

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一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泥野使泥野王角及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

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

外國笑廼案言伐宛左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具赦囚

徒枉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奸偽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發惡少年及邊騎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者歲餘乃得仁負私從者不與師

日作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

萬數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

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

東

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徒具於下水者令從他

攻之令作孔使窾穴也下云决其水原移之又天圍其城

政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石令於城下流而因

其舊引水又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部以衛邊而發天下七科適

師古曰適讀曰調七科解在武祀及載精給貳師師古曰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

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

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許師古曰留行止軍應

其廼先至死決其水原移之則死固已憂困圍宛城攻之

四十餘日死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古曰母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自解即不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

貴人皆以為然其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煎靡也煎音子廼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

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執計之

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執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  
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帥古曰罷軍吏  
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  
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  
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祿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  
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  
諸國也復讀曰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  
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

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攻郁成急郁成

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

師師古曰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

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

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謂貳師為大將軍

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主將卒失大事師古曰

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意先擊者也首上上却騎士趙象拔

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

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



第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

千餘匹後行非之食戰死其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

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侵牟言知牟賊之食苗也物天

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廼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

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

門守攘危湏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

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

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

士大天徑度師古曰言從由也沂逆流而獲王音虜珍怪

之物畢陳於闕甘到廣利為海西度食邑八千戶又封斬

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

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

野昌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

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也也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惡師古曰適讀曰適言以罪適士卒賜直

四萬錢師古曰或以此財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師古曰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

擊匈奴度鄯居水師古曰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匈奴傳

贊二為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  
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道  
不言出崑崙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  
脚古曰崑崙音烏經所有放哉如溥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脚古曰如說  
也苟說誤以放為效字曰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 史記傳第三十一

